

太炎文錄

初編
卷二

太炎文錄初篇

章氏叢書之一

文錄卷二

與劉光漢書癸卯

昨得手札並大箸二種下走數歲以來以世無幘人自分臣之
質死今者奉教君子吾道因以不孤積年鬱結始一發舒勝得
清酒三升也曩時爲左傳讀約得三十萬言先爲叙錄以駁申
受之義辭繁不暇具述至以中壘以治左氏說似支離然君山
新論明言劉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
誦此語固非無據君山親見二劉語當可信今之疑者但以漢
書所言歆數難向向不能非間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取此爲證
耳僕則以爲仲任論次人材鴻儒通人本與儒者有別漢世儒

者墨守一先生之說須以發策決科此專持家法者也向歆本
好博覽左右采獲自在鴻儒通人之列與墨守者有異卽觀子
駿之說左氏猶多傍引公羊則向之兼通二家未爲異也穀梁
與左氏義少違戾與公羊復非同趣上自孫卿下至胡常翟方
進輩皆以左氏名家而亦兼治穀梁蓋二家本無魯學異夫公
羊齊學絕不相通者則子政貫綜二氏宜也新論本書今已亡
佚所引數語見于論衡素丞相之遺迹猶可蒐尋量其時代本
在叔皮之前譚子王莽朝已仕似不應信漢書而疑新論也說苑新序所
舉左氏成文多至三十餘條慮非徵據他書者其間一字偶易
適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且子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訓詁者
亦皆可觀太史公世家所述大略同茲字蓋與今異者則可見

河間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摛繹古義斷在斯文
此僕所以珍爲鴻寶也若乃正義之作亮有數難劉許諸家多
義例而少訓故然其例猶大體相似仲師子慎多訓故而少義
例其訓故又多求異侍中兼之亦申已義治經者既貴其通亦

貴其別不容以仲師之言蔽子駿以侍中之言蔽仲師家有異

義又不容唯阿兩可

如冲遠疏詩毛鄭異義各自分疏不加裁
斷此固傳箋並用疏不破注不得不爾今

左氏古注既非原本特從他書采輯卽注雖出于古人而定注
者乃己也似宜定其然否以然者爲注而釋之以否者入疏而
駁之然後義有準的至夫古義無徵而新說未鑿者無妨于疏
不同專務編輯者

中特下已意乃不爲家法所困陳碩甫之疏毛惠定字之述易
皆因執守師傳以故拘攣少味僕竊以爲過矣舊疏攷證家有
是書正義雖未完具終望諷誦一過未知他日可以借閱否甚

貍貍也大箸駁太誓荅問條理明遒足令龔生鉗口墨孟諸家
 所引太誓尊意謂在下篇下走曩日持論則謂國語有引太誓
 故者故卽訓故之故疑墨孟所引皆在太誓故中周漢人稱引
 古書經典傳注往往不別亦猶引書序者直稱爲書而士禮喪
 服之祀至今與本經同列其比例也至太誓有故諸篇無故者
 或今已散佚或如管子中偶爲數篇作解而他篇不盡作解未
 審尊旨然否大箸小學發微以文字之餘簡見進化之第次可
 謂妙達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下走三四年來夙持此義不謂
 今日復見君子此亦鄭服傳舍之遇也請述數言以爲塵壤之
 助尊意以尊爵二字皆以酒器酒名引申爲貴者之號此旨正
 與僕合夫重其秩位則謂之尊敬其法典則謂之彝易稱不喪

七鬯史有三爲祭酒此皆古人重酒之徵旁徵印度則婆羅門以蘇摩爲天王近徵日本則秦王弓月因造酒而被崇敬至少康爲庖正得以光復舊物者亦以釀酒悅衆之故

杜康卽少康

此皆

往事可驗者矣尊著謂人偶爲仁合於康德之義僕按古文仁字作𠂔夷字亦作𠂔而山海輕稱夷羿爲仁羿蓋夷俗仁仁者壽所以名夷者其初祇有仁字後以雙聲相轉始作夷音亦眞脂通轉之理也說文儿𠂔同字而𠂔字特訓仁人則𠂔亦卽夷字下體詰詘象夷俗踳踳也段先生未明茲義遂以仁人之訓爲淺人所妄改亦輕于疑古矣尊意引君訓羣之說因以林烝比况此可爲爾雅舊注與高郵王氏之新說通其郭隔矣僕疑古文君祇作尹如君氏作尹氏是也尹字從又持杖父字亦從

又持杖此可見上世家族政體父卽家君君卽國父延及周時三公稱農父弘父祈父而漢時亭長亦尙稱曰亭父此皆沿襲古語也尊意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卽無古文以此爲上世原人祇知五數之證僕向者曾思斯義祇以五色五音五位作證今君復能實證古文則真豁然確斯持之有故矣陳義奧博不復能贊一詞也章炳麟白

再與劉光漢書

連接三書以事冗未及荅今少得暇敬陳鄙意以俟采擇春秋書朝而無三時之禮君云魯在東方得之然公及宋公遇於清則遇禮未嘗不舉而事在造次當不及會禮之詳備是知遇名與周禮同遇實與周禮異素王改制固無其文桓文霸政亦未

塙爾此絕不可解者劉賈以遇爲冬遇此即取周禮爲說無如
事在夏時不應反行冬禮下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此
爲今文家說征南取以解經于情轉愜竊疑周禮亦有損益緯
書文燿鈞有成周改號萇弘分官之說恐前此固嘗修改非必
始于萇弘也前書云孤卿非齊晉所無齊晉指桓文霸制文尙
未明故君疑謂齊晉二國耳春秋上公之國惟有宋在或六月
行殷禮無周禮孤卿之制然三監之稱公見於儀禮則亦與孤
卿同體周室舊封惟衛最大實兼殷畿千里之地鄭謂鄆鄆爲
衛所并此未
必然鄆鄆所載皆是衛事若爲衛所并者則鄆鄆自當有詩如
檜爲鄭所并魏爲唐所并而檜魏二風自載彼國之事不載鄆
唐之其後方伯之國亦當自有其官觀衛晉皆置六卿未必僭
事也擬天子其三卽三監耳而春秋書此亦與三命之卿無異且卿

亦書爲大夫此豈絕無取義或大夫爲孤監命卿之通稱文從省略則然乎若夫五十凡例不足盡傳文之旨君言誠是而劉賈許穎復於傳文之外自爲枝梧則不足致意者今欲作疏惟就征南釋例匡救其違先於篇首爲條例數十篇然後隨事疏證名附其年斯綱紀秩如矣康成箋詩必先作注輔嗣說易亦有略例此則揭示大義自與隨文訓說有殊可據以爲法者也征南釋例惟拘與赴告者必當匡救其餘可采者多卽如賈侍中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辭耳若夫稱國弑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爲解征南于此最爲闕通而近世鯁儒多謂借此以助典午如焦里堂沈小菴輩可謂深通古義矣于此猶斷斷忿爭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藪

澤也征南短喪之說亦爲近儒所誚若夫據檀弓所述曾申之說則左氏本無此義惟文公于喪中納幣而傳謂之禮者或由歷記有僞誠難猝定其他卒哭除服之法未有明徵然春秋諸大國惟魯衛齊晉周室所封宜秉周禮秦楚僻遠或雜前王之俗杞宋本用夏殷舊典而附庸小國亦多得封于前代則典禮不同亦毋多怪要之邦交之法雖僻陋在夷者亦不得不以周禮爲準若內政則未必爾故喪服三年之制亦不通于杞宋諸國至于編輯舊注之法鄙意漢世以左氏名家者不止賈服二公賈遷馬誼二劉下及司農父子其訓詁皆略可詮次前四公同觀古文義據確鑿二鄭賈服漸有粗疏今旣所據多家而又撫拾不具非如毛鄭二公原書具在是當擇其善者列之爲注

其異說則於疏中駁之可也其先儒所未具者自下已說列於疏中亦可也

來書言後明史當作地理職官藝文三志最是遺老故書蒐尋未易然禁書目錄於今尙存卽編排亦非難事特四部七略諸科不易分配耳職官經制略與全盛之世有殊惟臨事題署者致爲紛拏非細攷不能得實地理最易直于皇圖中抹去數省遞縮遞微則瞭然明白矣南疆佚史日本亦有鈔傳惜其僞誤過多行篋中獨有明史及行朝錄舉以對校未能就理內地既有舊刻宜速印行明季舊聞多在零丁小冊獨此則爲正史體裁睿臨卽故相溫體仁之誼子故議論不偏護東林其後福王亦甚平允而日本所鈔卷帙未具西南諸將若李定國劉文秀

輩則無列傳孔有德尼堪之死皆所不詳延平始末亦不具載未審內地有其文否

編輯辭典體與字書有異字書但據朱氏通訓略施條貫如是已足辭典當分詞性而日本九品之法施於漢文或有進退失據兒島獻吉復增前置詞爲十品然此皆以歐語強傳漢文而副詞一品尤爲雜亂必應分析又說文訓吹爲詮詞此亦自成一種如聿曰吹謂等字有時爲意中擬議而非實形于言則皆當以詮詞目之公羊傳云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此謂字非明有語言與尋常用爲動詞者有別則所謂詮辭者也爾來新學小生歸命日本或以英法語格強相支配適足見笑大方此則吾輩責任必不應弛者也

與王鶴鳴書

仲臬足下得書論古今事四端多與鄙懷刺繆念不可終秘藏故爲明者道其一二足下云儒術在致用故古文不如今文朱陸不如顏李僕以九流著於周秦凡爲學者非獨八儒而已經師授受又與儒家異術商瞿高行鐸椒之流嘗事王侯名不確確顯著如孟荀魯連也春秋斷獄禹貢治河三百五篇當諫書無過以典訓緣飾不卽曲學干祿者爲之漢之循吏吳公張釋之朱邑黃霸少驚如韓延壽皆以刀筆長民百姓戴德仲舒乃爲張湯增益苛碎嘗仕江都民無能稱侔於千駟此則經術致用不如法吏明矣周官九兩曰儒以道得民鄭君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今顏李所治六藝云何射御猶昔禮樂即

已疏陋其言書數非六書九章也點畫乘除以爲盡矣販夫販婦以是鈎校計薄何藝之可說僕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求六藝者究其一端足以盡形壽兼則倍是汎博以爲用此謂九能之士不可言學近世翁同龢潘祖蔭之徒學不覃思徒摺撫公羊以爲奇觚金石刻畫厚自光寵然尙不敢言致用康有爲善傳會媚以撥亂之說又外竊顏李爲名高海內始彬彬向風其實自欺誠欲致用不如掾史識形名者多矣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僞雖致用不足尙雖無用不足卑古之學者學爲君也今之學者學爲匠也爲君者南面之術觀世文質而已矣爲匠者必有規矩繩墨模形惟肖審諦如帝用彌天地而不求是則絕之韓非說炳燭尙賢治則治矣非其書意僕

謂學者宜以自省足下云古之良史孟堅不逮子長遠甚此兩
宋以降恒言也棘下生左邱明之學賴史記存其故訓不絕如
綫言先黃老後六經誠過八書乃不逮漢志翔實游俠貨殖諸
篇一予豪猾一予齊民此爲後療于前文章工拙之論非僕所
敢知也足下云辭章詩歌其用賢于歷史此本諸希臘亞歷斯
陀德者夫論稱文勝爲史盡飾之至素以爲絢宜莫如史志然
則本六藝以述典法其緒言爲文辭竺學而不文白賁也尙辭
而弱質翰音也識典章者辭章詩歌始吉圭無盈辭荀卿賈生
知之矣且古之爲詩以陳國俗鄭君序其詩謹曰欲知源流清
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
傍行而觀之夫蟋蟀山樞葛生蘇曼之辭似若放曠其實皆爲

國事發憤高厲近神仙者獨有樂府然如獨鹿諸篇猶有所感
切陳諫詩不系國風雖幼眇善感人無以增懷古之念陵虛高
行自有老莊浮屠之說助其怨欣無以辭章詩歌爲也僕又聞
之凡諸樸學雖阿好者有非弗能隱雖媚嫉者有是弗能蔽瑕
垢量采效情同見是以無偏無黨文辭卽否忌者相攻雖橫言
無一字中律令可也朋黨相比雖多病則謂之美近世比周之
德獨文士爲衆荀卿欲隆禮義殺詩書僕亦以爲當世如是矣
足下云學校雖劣猶瘡于科舉科舉廢學校興學術當日進此
時俗所數稱道者遠觀商周外觀歐美則是直不喻今世中國
之情耳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凡朝廷
所闡置足以干祿學之則皮傳而止不研精窮根本者人之情

也會有賢良樂胥之士則直去不顧自窮其學故科舉行千年
中間典章盛于唐理學起于宋天元四元興宋元間小學經訓
昉于清世此皆軼出科舉能自名家寧有官吏獎督之哉惡朝
廷所建益深故其自爲益進也今學校爲朝廷所設利祿之塗
使人苟偷何學術之可望且主榦學校者旣在官吏關節盈篋
膏粱之家終在上第簞人或不得望其門此爲使學術日衰乃
不逮科舉時也曩者凌曙賣香汪紱陶瓦戴震裨販汪中傭書
張惠言餓不能具餅餌及其學術有造往往陵厲前哲修名爛
然自今以往上品將無寒門斯風則墮地矣方更增悲無爲幸
也章炳麟白

與人論樸學報書